

左傳輯釋

三

伊<sub>2</sub>  
209  
21





門 伊 12  
號 209  
卷 21



左傳輯釋卷二十五

日南安井衡著

哀公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  
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  
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  
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  
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正義

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  
麋麇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麇身牛尾狼額馬  
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  
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



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賈逵服  
 度穎容等皆以為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  
 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為水物、故  
 以為脩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為水物、以其育於水耳、  
 麟生於火、豈其產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  
 之矣、丘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  
 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  
 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羣籍了  
 爾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衡案、昭二十  
 一羊傳、論書三叛人名、小邾射不在數中、則孔子絕  
 筆於獲麟矣、絕筆於獲麟者、蓋亦以為麟為王者之瑞  
 也、今麟至而時無明王、是失其所以為瑞、反以自喻、  
 知明王不復興、乃因魯史、寓聖王所以為治天下之大  
 經大法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垂教於後世、然則  
 春秋感獲麟而作、非麟應春秋而至審矣、此經當  
 以杜注孔疏為正說、正義所載諸家說、非其實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  
 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

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  
 續孔子所脩之經、正義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  
 自此以下、皆傳補經也、各本俱與經平寫、唯舊本  
 比經文低一格、甚是、又案、杜注以下皆魯史記之  
 文、恐不如賈逵說是、弟子所記、衡案、孔子未為卿  
 雖聖德蓋世、據經例、不得書其卒、以此推之、自此  
 以下、非魯史舊文也、丘明親受仲尼指授、蓋其所  
 補續、其於書法、一與聖經同、讀者不得以其成於  
 丘明氏之手、輕視之、齊云、舊本此以夏四月、齊陳  
 下比經文低一格、實為得體、今從之、

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  
 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宋向魍入  
 于曹以叛、曹宋邑、莒子狂卒、無傳、

經注本、狂作狂、錢大昕云、考古字書、無狂字、然釋  
 文其廷反、則非狂字也、蓋舊本作狂、故釋文其廷



反今傳文作狂釋文  
廷字亦从壬皆非  
六月宋向魍自曹出奔衛宋

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衡案上經齊陳恒執其君恒書

名而不名其君正陳恒不臣之罪也此經則書齊以名其君者恒罪既正矣不須再正夫恒得民

而齊侯不能以禮制之反使寵臣與之爭權以釀成其禍是罪亦在齊侯也故稱人以名君所以教

為人君之道也益信獲麟後經文則仲尼書法以脩之非魯史舊文也秋晉趙鞅帥

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

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

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  
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

鉏商名  
正義服虔云車車士微也子姓鉏商名王引之云服虔以車為車士是也聘禮記

盼肉及廢車鄭注云廢廢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晉語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韋

注曰車車僕也則主車之人即謂之車哀六年傳有鮑氏之臣差車鮑黜杜彼注曰差車主車之官

此傳曰叔孫氏之車蓋叔孫氏之差車也元和姓纂殷湯子姓引風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鉏商蓋亦

謂車為車士故以子屬下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未盡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為

姓非也今案子鉏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

類上二字以先人之字為氏也今此子鉏知非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鉏與商不相應故也漢書古今

人表有子鉏商是子屬下讀之明證也易林訟之同人子鉏執麟春秋作經蔡邑麟頌庶士子鉏獲

諸西狩是子鉏連讀之明證也衡案鉏鋤也鋤農器商秋聲農事成於秋故名商字子鉏未嘗不相

應也易林麟頌蓋亦以子鉏為字以為不祥以賜何則其為氏不若為字之允也



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

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

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

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

惠棟云：世本曰：陳恒產子疊，疊產子獻，獻產鞅，司馬貞曰：鞅為僕御之官，故曰御鞅。衡案：據世本，鞅是陳恒從兄弟，陳氏方時，不當言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而齊侯亦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是恒為難之後，公猶思之，其不為陳氏明矣。竊謂鞅別是一人，姓諸御名鞅，非陳無字之孫也。司馬貞以御為僕御，則又何言諸也。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

一人，弗聽。子我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

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

方時，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



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己、言己介達之、己有喪而止、衡案、兩己俗本皆作已、今從石經、下己亦謂陳豹、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衡案、得志得其所欲也、謂孫憚其為人、故其言如此、欲為子我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

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己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衡案、違與回通、邪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第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子芒、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陸祭云、史記齊世家、司馬貞注云、世本、陳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此稱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同、入公宮、不可彊以四乘為八人、增叔父為兄弟之數、衡案、翻宋經、注本作茲子芒、盈、與齊世家索隱合、本或作茲芒子盈、非、又案、宣子夷、索隱作其夷、



康丘子意、索隱作尚醫、杜司馬同、據世本、不知何以致此異、或其所據本、互有誤訛也。子我

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

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陸榮云、公之侍人也、

故得在內、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馬宗璉云、

史記正義曰、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

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公除

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

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

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

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衡案、陳宗恐不可以喻明、

上文云、陳氏方睦、又云、誰非陳宗、蓋陳氏嘗有私誓、言不同志者、相與殺之之意、今舉其意、以示必

殺、故曰有如陳宗也、凡盟誓、必質諸鬼神、以要之、下文宋公與司馬誓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

君、亦謂天與先君罰之、若但取其明、無為用誓也、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

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

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

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

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

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郟、衆知而東之、知

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



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桓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牽易薄牽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衡案薄即亳湯所嘗都故曰宗邑乃益牽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

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馬宗馳云水經睢水東過睢陽南酈元曰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為逢洪陂御覽作澤是逢澤即逢洪陂也開封東北逢澤非宋逢澤其遠不待辨矣衡案足利本石經淳熙本作介麋本或作介麋麋麋也麋澤獸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



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黷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黷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黷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黷無怨者呂祖謙云其父兄故臣老矣安祿顧寵惟恐失之故不可而新進英銳猶可以義激故曰從吾君之命衡案新臣未必皆與黷有怨杜注非也司馬之攻黷從宋公之命也違之不攻非保寵祿之道呂說尤謬今案父兄故臣與黷親舊故曰不可新臣與黷未親未親則

明知其非故曰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從吾君之命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黷弟桓司馬即黷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黷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黷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黷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黷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黷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



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黉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黉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王符云衛之公族有公文氏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黉同吳人惡之而友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牛宋

人而宋方逐向氏其反蓋反於孔氏也人皆有兄弟之歎蓋在此時焉甲午齊陳恒

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

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

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

半可克也衡案程頤謂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

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迂哉言乎哀公不可孔子之請者正以恐不能克齊也故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預知之料度彼此明知其可克故以此言答之正是聖人大有為之處若正其義不度其力以冥冥從事是急於行己義而置國家之成敗存亡於度外不唯聖人不敢為為人臣者焉得如此哉當是之時周室衰甚吳晉方爭宋屬晉魯衛鄭屬吳而夫差方無道越又窺其後天下皆知其將亡



楚則一敗之後不敢復出頭即令孔子不揆時不度勢欲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誰肯應之且所謂方伯者指晉乎指吳乎指魯則魯方叛晉指吳則夫差無道大宰嚭執事魯辭百宰猶且不能免安能出其師即能出之威權在彼亦助桀為虐耳此在當時中人亦能知之孔子豈恃此不可必之事以請伐齊哉果若所言哀公許伐齊而天子方伯不肯可與國不肯應則將中止邪抑不顧成敗存亡而必伐之邪夫戰必須衆衆不足以制敵而欲獨正其義以討鄰國之罪是冒無成筭以冥冥從事者之所為而謂聖人為之乎子之所慎齊戰疾至以勝齊為孔子之餘事顯與聖言背姑為不可究詰之言以成其說耳豈能知其所以必勝哉論語不載此語者弟子所錄期於明道且造膝密議非外人所宜傳也傳則主記實故并及勝敗之論所以不同也大抵宋儒之論每失於過高不復顧事情如何故其所論辯議擬多可言而不可行國勢所以不振職此之由學者思之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

**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為大夫而去故言**

後正義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而朝此云齊而朝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後又云之三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衡案十一年傳冉求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是魯雖不用孔子猶以尊者待之尊者見於鄉飲酒禮謂此鄉飲酒禮其位次大夫者鄉大夫所榮而遵奉也據鄉飲酒禮其位次大夫故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與論語文異者正義盡之矣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洩**

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圍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

**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病謂民**

**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



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懼不歸、不敢歸成、為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無傳、衡案、無平、蓋簡公之黨、鄭伯伐宋、無傳、衡案、蓋報十二

年圍岳秋八月、大雩、無傳、衡案、早也、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衡案、趙鞅數伐衛、蓋欲納蒯聩也、冬、晉侯伐鄭、無傳、衡案、以鄭屬吳也、

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無傳、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偏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

南有桐水、出自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

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馬宗璉云、郡國志下、邳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

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虞然、墮大夫之尸、虞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

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

備猶副也、陸榮云、備具也、言備使數而已、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廢日共積、廢行



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

遷次、不敢留君命、衡案、一日句絕、言當行而不行、廢棄日力、共給積聚、以棺斂、如

此者一日、乃遷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

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

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

道死、以尸行事、衡案、本或注聘下有而字、死、下又

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

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

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

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

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

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弔

尹蓋知禮、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

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

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

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

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

矣、子使告我第、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

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



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  
 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  
 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  
 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  
 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衡案、館客就館見客也、曰寡君使恒  
 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  
 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  
 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  
 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  
 漕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

致之、衡案、一里二十五家、必立一社、書戶口與田數藏之、故稱二十五家為書社耳、吳人

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讎與闡、亦在八

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

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

甲入于贏、贏齊邑、齊召南云、漢志、泰山郡有贏縣、即此地也、齊之南界邑、衛

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

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

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

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

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



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圍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豸從之，介被甲，輿豸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正義立明為傳雖詳於當

時而此大煩碎，計纒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服虔云：召獲奉衛侯，衡案：纒寧以下，皆記寧所為，則召獲亦孔氏之臣，其駕乘車，亦寧使之。召上不言使者，蒙上使告之，使省文，寧陪臣，不救孔悝，而奉衛侯者，悝母與亂，知其必無害，而衛國羣臣聞崩，瞞入國，其心既變，無一人敢從輒者，而又未敢害之，拱手觀望，待其所定，其勢極緩，故寧待炙熟而食之，然後奉衛侯出奔，傳揚行爵食炙四字，當時情狀宛然，如親而當時陪臣之強，亦因以見矣。服虔皆為召獲奉衛侯，故正義以傳文為煩碎顛倒，試依其說，移行爵食炙四字於召獲上，纒寧飲酒，實無可記錄，以左氏之聖，季子將入於文，豈為此拙劣哉，何其不思之甚。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鄭眾云：是



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

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

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

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

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

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為難攻大子且曰大子無

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

敵子路二子崩贖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

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崩贖

也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衡案入逆辭也從政者

先謂司徒贖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

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

明年贖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衛案入逆辭也衛有君焉而蒯

贖強入之有入必有出必以亂成之君子二月衛

子還成出奔宋即贖成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

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

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



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正義

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非也、衡案、春秋成

於孔子、故丘明補續、至孔丘卒而止、終其事也、乃其初意、非全經例、經傳皆曰、四月己丑、杜云、四月

無己丑、乃其所撰、長歷之誤耳、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

而奔、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盼也、曰

蒯賾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

不棄兄、弟、實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

封焉、使下臣盼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盼以

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

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言

天方授爾以休、釋文、休許、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

終蒯賾之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諫之、曰、旻天

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

故稱旻天、弔至也、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倅、願、焯

春秋傳曰、昊天不憖、爾雅釋天、夏為昊天、孔子以

夏四月己丑卒、義當作昊天、後漢書東平憲王傳

李賢注、文選陳大丘碑文、李善注、引左傳、皆作昊

天、范甯穀梁傳序、昊天不弔、疏、哀十六年左傳文

陸粲云、弔恤也、言不相恤也、不憖遺一老、詩十月

之交文、鄭箋曰、憖者、心不欲而自彊之辭、爾雅曰

憖、彊也、說文、憖說也、甘也、其下亦引此傳語、皆與

杜不同、衡案、旻、昊、每多相誤、釋文、旻亡、巾反、不言

有異文、則賈服舊本亦作旻矣、周四月夏二月、又

不當稱昊天、倅說非也、弔陸訓恤是也、憖當以鄭



正、箋為榮榮余在疚、烏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疾病也、

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正義、鄭玄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為

之諡、謂諡孔子為尼父、衡案、鄭說是也、且薦也、古者二十冠而字、五十加伯仲、孔子字尼、至五十加

仲字、於二十字之上、故稱二十字為且也、論語子張篇、載孔子沒後、門人所與語之言、皆稱孔子為

仲尼、此亦諡為尼父之一證也、烏呼足利本如此、石經此處殘缺、然前後皆作烏、本或作嗚呼非也、

疏中且字、或作子、皆非、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

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

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

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

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

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

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祔於西圃、使副

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祔藏主石函、正義、鄭玄

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為之、非禮也、鄭玄

駁異議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耳、顧炎武云、說文曰、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宮石室、

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今許公為得祔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惠棟云、管子山至篇曰、君人之主、

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祔、三世、則同祀、所出之公、故不立主、十世為祔、所以別于宗也、案

世本、莊叔達至孔悝、凡七世、上歷三世、當在春秋之前、至孔叔時、合為祔主、春秋以來、兼國多矣、未

必皆書于經、何得以所出之公、無考、而遂謂之僭邪、鄭氏之說、不為無所本、衡案、祔藏主石函、因亦



稱主為石室即石函古者凡藏物者皆稱曰室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

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而乘其

車子伯殺載而者許公為反而孔悝怪載而者久

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

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王念孫云

疑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為句明猶疆也周語說穀雜鬪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

謂爭疆也管子四時篇風與日爭明衡案杜注極

穩國語管子別是一義盟孟古字通盟以明為聲

讀為猛猛健也王訓疆聲義皆遠非也必使先

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

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而於橐中孔悝

出奔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

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

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

晉人使諫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

木即建也衡案而猶之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

鄭人省之得晉諫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

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

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

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

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陸粲云周備也



至也周仁猶孟子云周於德衡案杜注是也親仁猶言近仁周於仁乃盛德之事非所以論自公也

率循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衡案言欲以成其私

故求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衡案皆似而非子西

信似而不喻其非所以及禍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

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王念孫云子西

召勝歸楚則當使處楚竟不當使處吳竟且吳為敵國子西安能使勝處吳竟乎唐石經此處殘缺

不可考而各本皆有吳字太平寰宇記蔡州褒信縣下引此同予謂吳字乃涉上文在吳而衍衡案

竟窮也終也封地所終窮曰竟本義也因又稱兩封所接曰竟與齊接界謂之齊竟與吳接界謂之

吳竟乃引伸之義也吳竟謂楚邑與吳所接界處非謂使勝處吳邑也必言吳竟者應上文舍諸邊

竟使衛藩也當時為楚患者唯吳子西以勝為信而勇欲使之禦吳故召之傳欲明其意故言吳竟耳王又引七事以證吳為衍文皆就

竟字本義而論之無所發明不取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陸粲云言

節適非謂政令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國力未舒尚不得

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

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衡案爾父謂子

子猶子則父之兄弟猶父也勝稱子西子西曰勝為爾父故平不告子期而告子西耳

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

子西曰勝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  
 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  
 人子西不悅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  
 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  
 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  
 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  
 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劍不  
 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  
 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  
 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

獻之欲因以為亂正義服虔云欲使士卒甲兵如  
 謂戎服列兵不必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衡案戰備  
 獻捷之常何必請為服注所字疑當作以許之遂  
 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  
 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  
 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  
 豫章大木衡案扶如扶吾眼懸吳之東門之扶謂  
 拔取之豫章根盤難拔故標木名未必  
 大木若是大木子期雖多力必不能拔即能  
 拔之不可以擊人杜云大木未達傳意耳石乞  
 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衡案庫即高府楚國藏  
 穀之庫也說詳於下白  
 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  
 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



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厭則不安譬

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陸祭云記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鄭玄云險傾危之道也衡案所求無厭則財皆聚於上其勢偏重而下民困窮故人心離上

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間為王子間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間不可遂劫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

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

府石乞尹門為門尹惠棟云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楚高府之粟蓋官

名中府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

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惠棟云史記曰惠王從者屈固衡案圍公疑猶葉公

陽其名也昭二十四年楚子以舟師略吳疆至圍陽而還此時蓋屬於楚而陽為之尹也官謂官牆

或云圍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曹國

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

望也若之何不曹乃曹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曹

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冀君來

釋文幾音冀本或作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



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

衡案言其成不可保焉使與國人以攻白公釋文一本本作使謂興發也衡案使箴尹固攻之也傳若作與下不必言以詳味以字作興為長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亨衡案亨本多作烹今從足利本宋本及石經初刻乞曰

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衡案諸本事下脫也字今從石經王孫燕奔穎黃氏燕勝弟穎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



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  
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  
器暨告天子天子疾天子使五人輿豸從己劫公  
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  
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  
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  
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成衡案幄幕可弛張移動  
傳言於藉圃又言成是  
一定不動非幄幕也幄當讀為握握木帳也蓋衛  
侯作小屋於藉圃其形如握而刻虎故名虎握耳  
馬宗璉謂藉圃圃名案種菜曰圃嘗聞藉田未聞  
藉田之圃又二十五年傳云衛侯為靈臺于藉圃

是藉圃衛侯遊觀之地馬為圃名是也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

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

衷甸一轅卿車衡案自非大車車皆一轅大子以  
衷甸為一罪則衷甸非一轅也竊

謂衷甸即中乘謂服馬古者駕車雜用牝馬故牡

馬皆驕詩言四牡贊其盛也蓋大夫服馬常用一

牝一牡而良夫用兩牡故以為罪耳故紫衣狐裘

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

不敬天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

衣袒裘帶劍衡案衷甸一罪也紫衣二罪也袒裘  
三罪也既數三罪而又以不釋劍而

食之罪殺之故云而殺之衛侯免良夫三死如杜

注尚在免死中天子安得殺之且衷甸兩牡非罪

傳又何為序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



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

屯、衛案，句讀為鉤，鉤引也。張虛聲引敵，使之左右，以分其兵，故名句卒。下文所云是也。使夜

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

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

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

故得勝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

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

父之為也。恐晉君為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

大子，又使椽之。椽詐父，欲速得其處。陸粲云：椽與

詞謠，詠謂余以善淫。王逸曰：方言，楚以南謂愆為詠，又譖也。呂氏春秋曰：椽，崔杼之子，令之爭。夏

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陳救衛，國觀國書之子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

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權曰：無辟晉師，豈敢

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

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楚

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

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

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



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

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

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

以為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釋文諂本又作

滔他刀反衡案諂滔通滔慢也言一定不變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

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陸粲云有憾於陳不知何事殆

非為貞子弔也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

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

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

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

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鷄火

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

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

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過相將

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寧也衛

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

氏之虛今濮陽城中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

之虛縣縣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己有以

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衛案注下生字上諸



本衍初字，今從足。利本、宋本、岳本。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

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

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

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

懼難而逃。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衛案說文，貞

逃，其占不可信也。其繇曰：「如魚窺尾，窺赤色，魚勞則

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

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正義劉炫以為卜繇之辭，文

讀之，陸粲云：方羊通作彷彿，廣雅曰：從倚也。顧炎

武云：當以裔焉大國為句，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郭，將入城。

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

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辟蒯聩也。初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

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

削壤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

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

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

卜言，乃自後踰。衛案石經作閉門，今從翻宋經注本。戎州人攻之，大



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紀釋文己音紀又音杞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鬣呂姜莊公夫人鬣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路路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

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戶盟者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黹發陽鄆也在十二年石黹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宋皇瑗之子麋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惠棟云說文曰鄆宋地也讀若讒疑般采邑衡案般以邑氏焉故稱鄆般蓋麋之從兄非親兄也說文鄆从邑龔聲或从刀作劓非鄆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黹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



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杞姒子仲妻、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麋、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巴人伐楚、圍鄭、鄭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下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為右司

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鄭、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夏、衛石圃逐其君、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



石黷與大叔遺皆蒯聩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

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

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

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蕞弘言東王必大

克叔青叔還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

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

言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

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

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

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

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

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

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凡盟

必質諸鬼神故謂盟為質耳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

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



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箭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

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王引之云訓臯爲緩於古無據臯當讀爲咎言



魯人不答稽首之咎數年而猶自不覺故使我高  
 蹈而來也古聲皋與咎同故字亦相通下文曰唯  
 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正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年  
 不知其咎也左傳多古字後人失其讀耳又案呂  
 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  
 也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蹶怒貌此之謂也  
 高蹈為蹶怒貌說文蹶跳也蹈亦騰躍之名故高  
 注訓蹶為蹈淮南原道訓曰經紀山川蹈騰崑崙  
 蹈騰連文而其義相近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  
 厲謂騰上也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列子湯問篇曰師襄乃撫心高  
 蹈皆謂騰躍而起也凡人喜甚則高蹈怒甚亦高  
 蹈故曰高蹈蹶怒貌也杜以高蹈為遠行亦失之  
 衡案皋陶亦作咎繇是皋咎古字通王說是也  
 踐也又訓動故高蹈蹈厲之屬凡語有勢力者  
 者皆用蹈而不用踐覺古爻切與皋蹈韻唯其  
 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  
 答稽首令齊邾遠至衡案傳云因歌之則因會責  
 稽首而歌之且儒書魯所守

非其所憂故杜以二國為齊邾傳遜謂二國謂齊魯非也是行也公先至于陽

穀先期至也齊問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

之軍息聞丘明之後衡案在存也謂存問之羣臣將傳遽以

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次舍

也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

勤齊僕為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

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

為吳所囚十年奔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

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



魏源云、甬東今舟山縣、衡案、舟山即廈門、在漳州海中、杜云、在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魏言應不謬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  
終史墨子胥之言、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

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

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遠

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

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

故稱彌甥、正義、彌者增益之義、故為遠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

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繫乎、稱舉

也、繫、馬飾、繫、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劉用熙云、稱讀

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繫之飾否、

馬宗璉云、賈子新書、審微篇曰、繫、纓者、君之駕飾也、薛綜、西京賦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飾之、纓、

馬鞅也、繫、說文作繅、云、馬髦飾也、是繫為馬髦之飾、或以璿玉

為之、非纓也、夏六月、晉荀瑶伐齊、荀瑶、荀躒之孫

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

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

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

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

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犁



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  
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  
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  
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  
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  
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賈如之子。軍吏令繕將  
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衡案：令力呈反，句絕。軍吏  
齊蓋晉人將退，恐齊人追躡之，故為諺令，以誤齊人，使之不得追也。萊章曰：君卑政

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

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僨言也。僨，過也。正義服虔云：僨

僨，不信也。陸粲云：僨者蹉跎之義。此當作僨，說文  
字林皆云：僨，寢言不慧也。三蒼云：謊言。廣雅云：寢  
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寢中謊寢之言耳。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

牛。生曰：饋，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  
軍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  
於魯，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贛之言，而  
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弟。公子荆之母嬖，  
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豐夏獻其禮。宗  
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



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  
 公教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  
 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  
 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以荆為太子  
 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  
 越王太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  
 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  
 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  
 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

韞而登席

古者見君解韞

惠棟云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

之鄭志云祭不跪者主敬也燕則有跪為歡也蕭山毛牲曰燕飲君但脫履而臣則解韞記曰燕則有踐踐者解韞也杜氏謂見君解韞見君字不確須易為古者燕飲解韞耳公怒辭曰

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設之設嘔

吐也惠棟云說文引作設云歐貌从口設聲玉篇同案釋文作噉與說文合與石經異釋文是也衡案石經作設是以不敢不敢解韞公愈怒大夫辭之

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執其手抵徒

手屈肘如戟形衡案抵本多作抵今從十行本抵故亦言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公之入也奪南氏



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  
 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  
 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  
 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  
 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  
 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  
 同列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  
 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  
 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讖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

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  
 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  
 之故得入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郵子士請  
 禦之郵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  
 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  
 湖曠也亂不速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衡案言恨  
 之者多不速去亦將見殺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衡案休止也眾怒將  
 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郵郵齊晉  
 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



可將適冷，冷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

鉏，近宋邑。衡案：十一年傳：大叔疾，臣向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則城鉏本宋邑。二十六年

傳：衛以城鉏與越人，則此時屬衛矣。所謂境場之邑，一彼一此，宋尚事晉，而衛則屬齊。蓋哀十一年

後，衛攻之，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乃適

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

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己為

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

衡案：支離，分散也。蓋分為數隊，以誤敵。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

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見子之。子之公

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

專利而妄，妄不法。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

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

所。雖知其為君間，不審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

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

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五日，乃館諸外

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

入。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

於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

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

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



曰何肥也、訾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舌庸、

宋樂蔑、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舌庸、越

大夫、樂蔑、宋司城子路、衛侯、輒也、衛案、舌本多作

本、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來聘、放此、段文子欲納

之、懿子曰、君復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復、很也、乃

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

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

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

齊私於臯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

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

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

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

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

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

恐公使不敢入、衛案、諸侯門三重、一時公不敢入



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賸庶弟公子黜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勅官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

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莪為司城莪樂困之子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惠棟云鄆元曰獲水在虞城東南左傳公遊于空澤東南空澤此澤即此然則空澤空洞之澤也辛巳卒于連中連



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  
 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  
 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  
 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  
 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  
 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  
 城茂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  
 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

大尹所弑、惠棟云、汲冢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  
 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後  
 五年、五月、丁亥、吳亡、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  
 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

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  
 已蠱矣、衡案、汲冢古文未可盡信、然傳云無疾而  
 死、姑可備一證矣、專本或  
 作惠、今或作令、皆非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

**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馬

璉云、酈元曰、宋南門曰盧門、春秋華氏居盧門里  
 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此注盧門為宋東門、非

是、今本杜注、華氏、盧門宋東城南門、衡案、下文云  
 味加於南門、是傳自明盧門之為南門也、若是東  
 門、尸寢於東門之外、味加於南門之上、不可得而  
 啄、殊無趣味、杜既注華氏為東城南門、則此亦不  
 容不同、蓋東下  
 脫城南二字耳、**己為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

**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衡案、烏本  
 或作鳥、非

**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  
 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



唐孟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茂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

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主四方而國於何有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



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

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

舌庸盟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贛

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衡案十二年

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子贛辭而却之言及子贛蓋

及此事也諸侯之盟未有三子皆從者今三子皆

從屈辱甚矣及此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

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于贛臨難而思

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

言公之多妄陸繁云降禮猶云降於喪食言公過

夫始有惡此傳降禮正與彼文應杜云禮不備是

也此時公方與三家相惡至八月遂孫於邾安有

過自貶屈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弘駟歛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

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

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

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

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

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

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濮

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衡案自本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



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

衡案時晉師次于桐丘故曰大國在

敝邑之字下林堯叟云大國謂齊果然當言敝邑在大國之字下不宜言大國在敝邑之字下也

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

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

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

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

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

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

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

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

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

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

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

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衡案及猶追也謂有敵不必追易其寡而

追之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己無知君子

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

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

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

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

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



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問已可得以壽死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  
 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  
 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  
 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  
 贛之言君不沒於魯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  
 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  
 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  
 入南里門于桔枳之門鄭人俘鄆魁壘鄆魁壘晉

士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  
 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  
言主在此何不自入  
衡案趙孟知知伯欲假鄭人之手以殺己謙言己進退從知伯今知伯在此不敢獨先入也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  
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  
 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甚毒也遂  
 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



春秋後二十七年、衡案、宋以下諸儒據此文、疑左  
媚趙氏者、甚矣、其無所忌憚也、仲尼絕筆於獲麟、  
而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矣、聖德如此、而不  
能降德於當世、斯民之不幸、可勝言哉、故延經至  
孔丘卒、所以深悼之也、傳所載賢士大夫、雖才德  
謝聖、皆能見微知著、言如著龜、讀者能究其旨、足  
以知禍福之至、不至於至之日、而皆有以致之、因以  
慎言行、審機宜、治國保家之道、於是乎在焉、而哀  
公又春秋之君也、故延傳至公孫於邾、以終哀公  
之事、因以終賢士大夫之言、而垂教於後世也、於  
是賢士大夫見微知著之言、皆終矣、獨襄二十九年  
悼公之時、悼公立於春秋之後、若亦編年、其效在  
傳、離經以自成一書、不得謂之春秋、餘事、故摘錄  
韓魏趙喪、知伯之事、知伯既喪、而晉國萃於三族  
之形成矣、乃所以終季札之言、豈無由而錄之哉、  
據史記、三族滅、知伯在魯、悼十四年、而并錄四年  
荀瑤伐鄭者、張其腹、以取滅之本、乃左氏記事之  
常法、其間皆有至理、而存焉、非丘明氏孰能脩之、

而猶曰以此媚趙氏、可謂以  
 小人之腹而料君子之心矣、

左傳輯釋卷二十五終

彥根

成瀨篁伯功  
 澀谷啓子發

校字







